



1 4
1555
136



188
188

浦陽

人物記

隸水盧氏重刻

門 44
號 1555
卷 136

蘇沈良方

蘇沈良方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九日
昭示

跋

沈氏良方後人益以蘇氏之說遂名之曰蘇沈良方非當時合著之書也余藏舊刻印本書十卷不列存中氏原序而載有林靈素一敘亦止論沈未及蘇其卷首一敘兼及蘇沈文頗拙蹇不著作者姓名蓋俗筆也按永樂大典中有蘇沈良方名目蓋從宋史藝文志來者則知合蘇沈而傳於今日之本約略宋末人爲之耳又考宋史沈氏良方十卷蘇沈良方十五卷以藏本卷數較之雖合沈氏

蘇沈良方跋

一知不足齋叢書

蘇沈良方
却雜以蘇說若從蘇沈良方則少五卷矣豈在當時已散佚不全耶其中誤字甚多幾至不可讀爲之訂正然內症外症婦人小兒以至雜說依稀略備似非不全之本蓋古人以醫卜爲賤術作史者志方書未必詳加考訂卽如劉涓子之鬼遺方論宋史作鬼論脫去遺方二字則其他之踈略可知也此書卷帙未符宋志其閒分合多寡不可考矣內中諸方閒已見之博濟靈苑諸書卽其餘亦莫不應病神驗異常至有不可以理測者豈非龍宮

之所授耶今爲授梓併補刻沈氏原敘一篇熟讀五難大有裨益瘦樵程永培跋

良方託始於沈夢溪迨宋南渡後或益以東坡論說而蘇沈之名著焉元明以來其傳漸寡近年吳郡程君永培始出藏本授梓以行會

朝廷詔頒內殿聚珍版本於各直省於是其書復大顯於世顧殿本初頒藏弄家爭先快覩既不敷承領而程刻又不列坊肆無以饜四方之求博因參合兩本益廣其傳上以仰副

聖天子嘉惠藝林之至意而程君活人濟世之心抑又推而廣之矣殿本輯自永樂大典大槩詳沈而略蘇程刻較完而承訛襲謬無從是正往時程君過予語次及之若有歉然於中者蓋慮其貽誤較他書所繫尤重也今證以殿本盡刊其誤其為愉快當何如耶刊成謹冠提要於簡端以還殿刻之舊卷末仍先以程跋用示不敢掠美之意云

乾隆癸丑十月上浣四日歙鮑廷博識於柳塘寓廬

浦陽人物記序

古者以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分建邦國於天下繇其國有大小故其制度文章亦有隆殺不相沿襲惟史氏之官則皆得置之而史氏之所職掌凡時事之當否人材之善惡田賦之多寡朝聘之往來又皆得書之其名見於書傳者則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自封建廢而為郡縣不復各有其官於是舉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其事悉萃於一史氏使書之雖磬渭川之竹以為簡竭徂徠之松以為煤焉能保其無闕逸乎後之君子

有以知其然復各以所聞見於論述若廬陵豫章之紀
烈士襄陽東萊錦里之載者舊魯國會稽汝南濟北零
陵武昌之傳先賢他如幽州古今人物志南陽先民傳
閩川名士錄陳留人物記等書凡九十餘家至今與史
氏之文竝傳蓋非但欲補其遺亡而於天衷民性之發
亦有不容自己者矣浦陽爲婺屬邑異時人物彬彬輩
出陳孝子以卓行聞梅節愍以忠義顯王忠惠以政事
著倪石陵以文學稱與夫制行衡門流聲天闕其事可
紀者尙多考之信史或載與否金華宋景濂有感於斯

亦以所聞述浦陽人物記二卷上而忠君事親治政講
學下暨女婦之節可以爲世鑒者悉按其實而列著之
不以一毫喜愠之私而爲予奪何其至公而甚當也噫
立言之法唯其公而已惟其公也非唯不因喜愠論人
亦不以窮達觀人但察其賢否爲何如爾苟或不然則
雖入帷屋歷臺府贊樞機典藩翰曾不若匹夫之所行
者固不少世之文士好揚富貴而沒賤貧是果何道哉
景濂斯記唯有關治教者則書不問乎其他此其學術
之正才識之高豈易及耶予甚敬畏之因志其所見於

篇首景濂爲文序事極有法議論則開闔精神氣昌不
少餒復深惜其沈困在下而未能遇也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元序

凡例

一楊璇傳照後漢書修錢適梅執禮鄭綺王萬傳照宋
史修其餘諸傳或采洪遵郡志或攷朱子槐縣經或按
朱紱東軒日鈔毛洪筆錄蔣思先達遺事記謝翱浦泖
先民傳更各參之行狀墓碑譜圖記序諸文事蹟皆有
所據一字不敢妄爲登載其舊傳或有舛繆者則無如
之何姑俟博聞者正之
一忠義孝友人之大節故以爲先而政事次之文學又
次之貞節又次之大概所書各取其長或應入而不入

者亦頗示微意焉

一古人於傳記中多書名非特以其尙質蓋亦爲文之體當然爾子孫之於祖考有稱名者則司馬遷自序謂昌生母憚母憚生喜喜生談班固敘傳謂回生況況生三子伯旻穉穉生彪是也弟子之於師有稱名者則子路答長沮之問曰爲孔丘是也後人之於先聖先師亦有稱名者則韓愈石鼓歌曰柄任儒術崇丘軻是也此類甚多不能枚舉蓋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雖祖考亦名之况其他乎所謂避諱但不敢面呼之耳著文欲記事

行遠未必屑屑爲之諱也後世彌文日盛往往不能行尊慕之實徒於名號繆爲恭敬淳祐以降不惟諱其名又諱其字或以號舉或以齋名稱其見之文字閒在當時固有知之者稍歷一二世則不識爲何人矣深可一慨濂今一依史氏之例皆以名書唯於所嘗師事者倣孟子之稱仲尼程伯淳之稱周茂叔以字書之蓋變例也

一祖父書名而子孫或書字蓋倣司馬遷伍子胥傳例一知其所自出者則書曰自某郡來遷浦陽不知者及

已見者則書曰縣人至於居住何鄉卒在何年壽年多
少可攷者亦書

一舊有名無字者因之不知其事之詳而姓名不可闕
者附諸傳中

一本傳所載有與墓銘不同者而墓銘又有與行狀不
同者歷官次第行事先後多紊亂難攷今擇其理優者
載之

一贊文之設非欲專如史氏作品評蓋以事有所疑與
當知者不言則不可欲雜陳傳中又恐於文體有礙故

藉是以發耳

梅溶六傳而絕執禮四傳而絕傳零之後居清江王
萬之後居常熟若此之類既各載譜圖茲不書唯子若
孫可以附麗者著之

浦陽人物記標目

上卷

忠義

梅溶

梅執禮

孝友

陳太竭

何千齡

鍾宅

鄭綺

政事

楊璇

張敦

蔣邵

傅柔

傅雱

黃仁環

吳傳

石範

王萬

吳直方

趙大訥

下卷

文學

千房

朱臨

錢通

何敏中

朱有聞

倪朴

方鳳

黃景昌

柳貫

吳萊

貞節

凌楠妻何道融

戴銘妻倪宜弟

金人大舉八寇京城失守輔翼大臣反面事讎至有拔劍殺攀輅之人而逼上如青城者溶之從子執禮不勝其憤復團結軍民十餘萬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謀洩被害自宣和至靖康七年之閒而梅氏一門殺身徇義者凡二人豈非難哉豈非難哉較之季珣家其忠烈未必少減之也夫生者人之所甚樂而有家之私又人之不能遽忘彼豈甘於頸血濺地而自以爲得計哉第以君上決不可背名教決不可負綱常決不可虧忠義一激雖泰山之高不見其形雷霆之鳴不聞其

聲刀鋸在前不覺其慘鼎鑊在後不知其酷必欲得死然後爲安也今去之雖數百載忠剛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閒凜然如生非烈丈夫能如是乎使當時縱能屈膝受辱以保其首領受人唾罵受人賤惡雖生百年又何益也賈誼有言曰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梅溶以之法度之臣誠死社稷執禮以之濂生也後慕其氣節欲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備書其事可以勸不忠者作忠義篇第一

梅溶其先吳興人五代時有諱聳者始避地來遷浦陽

寢成大族在通化者爲尤蕃溶以儒受薦爲單州助教
年七十餘攝松陽丞宣和二年冬盜發青溪據歙睦遂
破杭明年春婺衢處相繼兵及境溶勢不能敵死之從
子執禮言於朝官其二子敦時敦成敦時後爲遂安令
執禮字和勝家故貧幼又喪父其母胡教以讀書中崇
寧五年進士第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詳定一司敕令
刪定官俄遷九域志編修官秩滿除武學博士或謂執
禮文儒不宜處以武事執禮欣然就職陳說大義閒親
挾弧矢爲諸生率大司成強淵明賢之數爲宰相言相

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
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謁轉重脩政和敕令刪定
官擢軍器監丞以親嫌辭改鴻臚遷比部員外郎比部
職勾稽財貨文牘山委率不暇經日苑吏有持茶券至
爲錢三百萬者以楊戩旨意迫取甚急執禮一閱知其
妄欲白之長貳疑不敢乃獨列上果詐也改度支吏部
進國子司業兼資善堂翊善歷左右二司員外郎召試
中書舍人移給事中林攄以前執政赴闕宿留冀復用
臺諫顧望莫敢言執禮論去之孟昌齡居鄆質人室廬

當贖不官與而請中旨奪之外郡卒留役都中者萬數
肆不逞爲姦詔悉令還楊戩占不遣內侍張佑董佑太
廟潛求賞皆駁奏不行拜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
置酒其第夸示園觀女樂之盛有驕色執禮曰公爲宰
相首與天下同憂樂今方臘流毒吳地瘡痍未平豈歌
舞云樂時耶退又以詩戒之黼愧怒執禮上疏求去有
不能薦進人材之語黼曰是欲爲宰相耶會孟享原廟
後至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知滁州復
集英殿修撰西洛歲供縣官炭自元豐以來稱林木且

盡令淮南代輸執禮曰滁之林木亦盡矣經四十年久
洛都當已復舊卽奏免之賦鹽有定數而聞者抑配以
補故額執禮曰郡不能當蘇杭一邑而食鹽倍於粟數
民何以堪請於朝詔損二十萬滁人德之皆繪像祠焉
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學士未上改吏部尙書
旋改戶部方軍興調度不足執禮請以禁內錢隸有司
凡六宮廩給皆繇度支乃得下嘗有小黃門持中批詣
部取錢而御封不用璽者旣悟其失復取之執禮奏審
詔責典寶夫人而杖黃門繇是人不敢妄取月省浮費

三十萬金人犯闕執禮勸帝親征而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帝於營邀金繪以數百千萬計日和議已定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執禮與同列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詰罪儻望其求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者已而果然帥怒呼四人責之答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繪何有哉顧以比屋朽空無

以塞命耳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帥益怒先取其副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僕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槌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是日天宇晝冥七庶皆實涕憤歎初二帝再出執禮力爭不從遂大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何以生爲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如此宜刻心上報慎勿以老人爲念執禮乃以其母屬兄弟去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搗敵營以二帝歸范瓊輩皆謂無益獨吳革從公議以賑給爲名與宗室

子昉密團結軍民不旬日得十餘萬王時雍徐秉哲聞之使瓊洩其謀故陽託根索事殺之秉哲卽捕子昉送營中革欲以一隊自奮瓊給至帳下議事遂斬革執禮通諸經尤深於周易所著有文集十五卷死時年四十九高宗卽位詔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士諡曰節愍子忠恕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忠範承務郎

贊曰溶之死執禮嘗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耳平日恂恂似不能言者乃能慨然守百里之地以蕞爾之軀膺虎狼之暴至於糜身弗顧執禮之言其眞足信哉凡

人外柔者內未必柔但視其所存爲何如耳世概以白面書生目之可乎哉可乎哉執禮之事尤光明俊偉是蓋無忝於溶者使狗鼠小臣不洩其謀則二帝未必北巡高宗未必南渡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悲夫

孝友篇

浦陽自唐天寶未置縣以來凡歷七代更五百餘年而生齒之繁至一十二萬有奇歲月如是之久民人如是之衆中閒豈無豪傑者興效長才出祕計以自赴於功名之會者哉又豈無握長鎗大劍陷陣攻城以苟徼貴

富者哉計其當時雄視一世勇蓋三軍白謂可以流芳於無窮曾未百年聲消響絕雖其子孫亦有不能道其名若字者矣嗚呼是果何爲者哉若夫閭巷布衣之家雖其所爲不足以驚世動俗有能修孝友之道者朝廷必下詔旌之史官必求其實而書之脫或史官失書賢士大夫又必從而謹誌之則其事往往反足以傳於後世豈非天經地義不可磨滅有非區區功名富貴者所能同也哉善乎魏徵之言曰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踰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

其言又豈不信然也哉嗚呼有志之士寧不於是重有感哉濂雖不敏未嘗不感激思奮因考舊書及諸儒之所記錄以孝友著者得四人焉衰麻終身哀哭不輟上通神明可感異類曰陳太竭四代聚居穆穆雍門旌偉然照映閭井曰何于齡剔肝療母化感一門雖非中道亦出至性曰鍾宅惇禮行義世濟厥美延於九葉聲聞益著曰鄭綺作孝友篇第二

陳太竭縣人武鼎之子親竝亡卽墓手藝松柏終身衰麻形質枯悴哀哭弗輟每奠果肴烏鳥不啄

何干齡縣人四世同居梁貞明六年表旌門閭

鍾宅縣之興賢人淳熙中母病宅剔肝和藥以進病尋愈從子明亦割股療母及明有疾明弟滿又割股療明皆瘳知縣李知退義其事為代輸稅賦三年宅家嘗三世同居宅之子文厚文廣尤極友愛文廣妻求分文廣恐傷兄之心即出之宅有至行其事親出於天性而非矯揉所致當時有金智深者母得危疾亦剔肝為餌方安議者謂宅化之

贊曰太竭衰麻終身雖過乎禮其純孝有足稱焉干齡

當唐季人倫廢壞之時孝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真所謂豪傑之士矣鍾宅一家剔肝割股者三人亦皆出於迫切之誠或舉韓愈氏所論鄆人者非之非之誠是也較於親病不嘗藥者豈不有閒歟書而列之非嘉宅也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其先居滎陽凝道遷歙自牖遷睦准遷浦陽今為浦陽感德人淮綺之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八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

清隱人傳卷一
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孿綺保持若嬰兒但適廁必抱
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珪德
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揚州德珪毅然
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竟以詭計先死之
德珪生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
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
加審按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
文嗣生鑑鑑生渭渭生挺皆善守舍數千指無異心者
重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羣士

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沒德璋子大
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
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
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
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喑喑嗟歎謂
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亦有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
相及臺院名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行縣以其孝
友七郡或莫之先復書東浙第一家以褒寵之大和喜
學禮不奉老子浮屠經像冠昏喪祭必稽古乃行子孫

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塵市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
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
絲毫事成有文可覆浹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
晝趨功入夜輒聚坐一室溫溫笑語至更餘始休雖多
列顯仕不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諸嬪唯事女紅不豫
家政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輿臺通傳
不敢越堂限家畜二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行
義所感有家範二卷傳於世

贊曰史氏之言多有不足取信者濂少時嘗讀唐書世

系表謂鄭白麟之後不傳私竊信之及觀司空圖榮陽
記則曰白麟生師慎師慎生懷芬懷芬生鄧鄧生斌卿
斌卿生唐青州刺史庶庶生侍中徽徽生大理卿鄺鄺
生鱗鱗生給事中暮暮生宣州觀察使回又觀鄭燮生
遂安譜則曰回生宏宏生垣垣生倂倂生子龔子龔生
扈扈生宋歙縣令凝道凝道生殿中侍御史自牖自牖
生祕閣較理安仁安仁生淮淮生照照生綺卽傳之所
書者也其承傳次第灼灼可信如此惡覩其所謂不傳
者哉考徵不廣而欲以一人之見間定百載之是非難

矣

政事篇

嗚呼紀載之文其可少乎使數百年之間赫赫焉若前日事者非託之於文乎其有政事可書而不書遂至泯泯無聞者又非當時執筆者之過乎濂嘗從薦紳先生游頗知浦陽事聞五代時其人多仕吳越錢氏有劉英黃子先者或爲其國尙書或爲其國統軍使錢氏納土之後又多仕於宋嘉祐元祐之間方資及其子揚遠連中進士第揚遠之事語在方鳳傳揚遠之子鑄字世範

通判秀州贈奉直大夫鑄之子洙字宗魯歷知梅新二州洙之族子果字叔毅中隆興元年進士第通判臨安府果之弟梁字叔材亦舉進士不第以恩補官爲山陽尉趙不玷自睦來遷之後孫曾以文科奮者八人或爲令丞或爲簿若尉其名皆班班見於登科記中他如鄭端禮之知英德府吳大同之爲清遠軍節度推官則又在所不論凡此十餘人豈無以治能名者閱世未久雖或僅知其名氏而已不聞其行業之詳可勝歎哉知其名氏者尙若是則其所不知者從可知已自五代以來

且若是則夫五代之前又可知已嗚呼政事於人大矣
操厚倫惇俗之具執舒陽慘陰之柄御賞善罰惡之權
任出生入死之寄其在朝廷則四海被其澤其在一郡
則一郡仰其賜其在一縣則一縣仰其福苟得其人則
上明下淳歌謠太平一或反是則流毒四境神怒民怨
至有激成他變者其所繫甚重且難也蓋如此人能以
一善自效於官者豈可使之泯泯無聞乎縱曰往者之
不可作寧不使來者之知勸乎嗚呼紀載之文其可少
乎濂竊拳拳於此不可知者固已無如之何幸猶可以

考見者輒不敢不書自楊璇至趙大訥凡十一人雖官
有崇卑治有優劣其利吾民一也因盡錄之作政事篇

第三

楊璇字季平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爲威寇
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
除因而家焉父扶字聖儀爲武源令遷交趾刺史有理
能名兄喬爲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
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
初舉孝廉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

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去聲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吹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繇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

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尙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尙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張敦字伯仁縣人爲諸暨令海寇二百餘人剽擄爲患悉平之轉重泉令民悅其化遷車騎大將軍

蔣邵字景倩縣人爲益陽令遷洪撫二州刺史攘虎却蝗民蒙其惠轉交州刺史

傅柔字仲席縣人爲宣城令無爲而治謳謠載路遷鄂州刺史

贊曰洪遵撰東陽志書揚扶在蔣邵張敦傅柔之後且言邵歷洪撫二州刺史轉交州敦遷車騎大將軍柔亦刺鄂州扶東漢中人也遵既如此書則邵等又在扶之前無疑矣濂不謂然漢嘗置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皆位次上卿典京師兵衛則車騎固漢官也敦爲扶前人亦未可知若洪在兩漢時名爲章郡而撫之地隸焉鄂亦名爲江夏郡竝無稱洪撫鄂三州者及隋平陳始皆置之而冠以今號則邵柔疑隋以後之人也遵曾不考之是果何耶浦陽未置縣時地屬烏傷扶自曾祖

茂來遷考其所居處實今縣地故扶之墓猶在縣西北十五里扶之子孫不見有別居之文遵獨據舊經以扶隸浦陽以扶之子喬璇隸烏傷其又何耶濂皆不得不正之

傅雱其先世居汴父大理評事瑄始遷浦陽之感德雱多膽略遇事奮發有爲與李綱宗澤游建炎元年金兵始退黃潛善力主和議自上遣雱爲祈請使雱時階官義郎乃特遷宣教郎以優異之未行朝論遣重臣以取信改命周望爲通問使李綱爲上言今日之事正當枕

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疆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而已上乃命綱草二帝表付雱以行獻二帝衣各一襲且致書於粘罕雱與王倫俱畱軍久之乃歸官至工部侍郎弟光字子溫爲諸王宮教授未幾退歸田里方臘反縣民多託之爲亂任士安統兵至怒甚欲盡屠之光適與任厚往諫之曰亂者唯通化一鄉餘皆良民將軍奉朝廷命殺賊爾柰何延及無辜耶任悟如光言光之孫如松如川皆從太

史呂祖謙學知名於時

黃仁環縣之上洛人以武悍爲閭里雄方臘起睦州往往曹聚從賊仁環以能自歸得官受公邊差遣建炎元年山賊何三五作亂仁環呼諸子謂曰吾受國恩恨無以爲報誓當以計擒賊乃與唐子容謀僞與賊合賊信不疑仁環謂其會曰今欲破縣兩主首俱行誰守洞汝等畱此吾先破陣於是引衆鼓而東行十餘里至朱邨分路口將覆賊乃詭分兩道出攻虛整部伍密令子容等各插竹葉爲標識與賊兩兩相夾部分既定仁環大

呼曰轉陣殺賊子容奮兵夾擊賊千餘人得脫者無數
輩諸酋畱者仁環令諸子享於家酒酣用斧自後斫殺
之初仁環有女嫁賊黨中或曰公報國固善如愛女何
仁環曰吾恐事不就一女何惜至是竟爲所戮任環官
至訓武郎縣人感其德立祠祀之
吳傳字清叟縣之通化人傳自少無所好唯嗜讀書中
宣和三年進士第歷官至監察御史四持憲節廉明之
聲甚著初州縣官遇賜燕有飲至夜分者傳奏不許見
燭上從之

石範字宗卿其先繇青社來徙浦陽家素貴盛其大母
杜氏有賢行以女歸寒士鄭剛中剛中後爲名臣人服
其先見範天資穎茂從呂祖謙游講索殊精切中紹熙
元年進士第調奉化尉歲饑貧民將爲變範賑之不誅
一夫而定海寇爲害範設計捕殺之改知麗水縣以丁
繼母憂去遷知婺源縣縣有月椿錢二萬皆取之民民
患之範建請蠲其十之二俄權通判袁州峒獠弄兵衡
潭贛吉四州被禍尤酷袁當其衝人情凜凜範攝州事
練軍旅閱民兵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威聲甚震峒獠

不敢近轉通判泉州兼南外宗正丞卒年六十六範守
正不撓或勸其謁權貴人美官可立至範謝曰吾儒者
改官爲縣亦固當爾何以僥倖爲卒不詣士論多之弟
壽亦能文中嘉定十三年進士第官至吉州司理子武
敬戲

贊曰古語有之人才必臨事乃見豈非然哉雋之使金
也制詞甚褒之至有庶爾一言之合爲吾兩國之成之
語則當時任寄之重可見矣雋亦奇男子哉傳以廉肅
自將範以振凶禦寇自效要之輩實衷若仁環者區區

一劔之雄耳其初未必不抄掠爲人患亦復進之士君
子之列何哉宥過錄善春秋之義也錄之斯進之雖然
當賊氣正銳之時使仁環不急挫其鋒則數萬生靈血
汗荒原矣

王萬字處一其先出於會稽唐之中世始遷烏傷之鳳
林萬之祖起又自鳳林遷浦陽父約之游江淮聞萬因生
長濠州家甚貧而厲志於學凡三舉始中嘉定十六年
進士第調和州教授遷浙西提舉司主管文字未閱月
遭父喪端平元年除主管尙書戶部架閣文字轉國子

學錄明年添差通判揚州以母老辭改鎮江萬自少忠
侂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極知邊防要害嘗爲書歷告
重臣大官論公邊事宜則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
爲限擊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執首當并兩淮惟一制闔
之命是聽兩淮唯濠州居中濠之東爲盱眙爲楚以達
鹽城淮流深廣敵所難渡濠之西爲安豐爲光以達信
陽淮流淺澀敵每揭厲以涉之法當調揚州北軍三千
人自淮東擣虛常往來宿毫閒使敵無意於東而我併
力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

置司合肥而濠梁安豐光州爲臂以黃岡爲肘後緩急
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東來輒尾之使淮襄之勢
亦合而後規模可立也論用兵則謂當以五千人爲屯
每屯一長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大將而并合於制
置爲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二萬東西夾擊而
沿江制司會合淝兵共二萬以牽制其中行則結營陣
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食州縣論屯田則謂
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鄧所
依者山之險畫此則無地無田不耕而歸附新軍流落

餘民亦有固志論守戍則謂戎司舊分地戍守殿步兵
戍真揚六合鎮江兵戍揚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濠
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以至池司兵戍舒蘄巢縣
江司兵戍蘄黃浮光地勢皆順皆以統制部之出外而
昔常有帥臣居內以本軍財賦葺營柵撫士卒備器械
以故軍事常整辦遇警急則帥臣親統重兵以行比乃
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黃州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司
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兵
不屬將往往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柵壞而

莫修士卒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與盡還舊制其
他敷陳皆類此多者或累數千言文多不載三年授樞
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權屯田郎官萬因輪對又言
於上曰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二而思之凡惻然
有觸於心而不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
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則天命在
我矣其言尤爲精白未幾差知台州萬至郡惟蔬食敝
衣終日坐公署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多改業散去民亦
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丁歲祲萬盡力拯之民無飢死

者往往感之但言萬名莫不舉手加額曰吾父母也才
五月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官轉尙右郎
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刑部尙書
史宅之故相之子昔嘗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
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史嵩
之自江上董師入相氣象迫遽人心傾搖衆莫敢言萬
又首論之會議相之事已決疏入除大理少卿萬卽日
還常熟寓舍拜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
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

議官皆辭俄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
卒年四十八及嵩之罷相人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
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謬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
愛特贈集英殿修撰予錢五千緡田五百畝以贍給其
家萬遇事敢言衆知其人豪每咨問之當金初滅鄭清
之欲謀乘虛取河洛萬曰今朝廷勇於復境而怯於備
邊莫若移勇於怯爲自治之規不然非萬所知也已而
北兵壓境三邊震動其言果驗理宗下罪已之詔命中
書舍人吳泳視草萬謂泳曰用兵誠失矣亦豈可遽示

法哉今邊民生意如髮宜振厲奮發以興感人心泳如其言萬初與季衍遇行勉萬從事朱熹之說久之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是而行違非言之僞也習未熟耳熟則言行一矣故終身言行相顧發於設施論諫忠懇剴切無所顧忌初官不受人薦生平不交權貴書絲毫不妄取或饋藥財甚豐萬力却之至使人謝過萬不得已受一附子守台時有故人來謁欲售錦袍贈之入白其母母曰不可此固汝當得終官物也或以萬之介潔其母教之有素云初諡議節惠後更忠

惠所著書名時習編有易書詩論語孟子中庸太極圖說及其他奏劄論天下事者凡十卷子庭字德揚受知賈似道官終大理寺丞

贊曰人之欲猶夫疾也聖賢之書猶夫藥也以藥治疾則疾瘳而體順以聖賢之書克欲則欲去而理明自然之執也世顧玩之以爲辭章之助雖日誦五車亦何補身心哉萬自聞季衍讀四書之一言潛思精索反以自治故其律已則義利截然表裏不欺牧小民則忠厚粹和不事威斷人自感服居言官則不畏權姦擊之愈力

言或不行挂冠徑去嗚呼是可謂善讀書者矣當賢士交口稱譽或謂其如白圭振鷺玉尺冰壺或謂其振荒如朱熹先見如蘇洵呂獻可無實功者能之乎嗚呼是足以貽不朽矣視彼抽祕思騁妍辭而與庸人孺子同一澌盡者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吳直方字行可其先毘陵人一遷於鄱再遷於睦三遷浦陽之新田唐乾寧初有名公養者又遷縣西吳溪上至直方十五世直方年七歲母亡十歲大父蕃又亡獨與其父寶居豪家利其弱時侵苦之直方雖在童子中

常發憤自厲必欲伸己志乃已稍長出游浙東西習刑法於帥府及行中書復北走京師無他親朋童御一身在逆旅中凡三十六年困苦艱難無不備歷或勸其南歸直方曰生爲寄死爲棄等一死耳何分冀北與江南乎其志愈壯不少折後用薦者以說書事明宗於潛邸會明宗出鎮北藩復罷去尋爲上都路學正欲上又爲代者所先遂主畱守馬札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二年脫脫爲御史中丞以直方嘗事先朝奏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改授副提舉未上御史

臺又改授廣東廉訪使承發架閣兼照磨轉中政院架閣管勾俄陞長史重紀至元末廟堂用事者專權肆虐人情震栗上與近臣謀罷其政柄更新庶務直方實協贊之上多其功召至便殿賜以黃金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轉侍講學士尋又陞學士時脫脫爲右丞相國有大政令多咨直方然後行直方每引古義告之民被其賜者甚衆未幾上章乞骸骨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俸賜終身至正中監察御史劾直方躡進官位奪其誥命除名爲民他御史辨其誣復之直方深沈有謀人

莫測其喜愠夷險一致可屬以天下大事縱羣言沸騰不少動爲人謙下待人恆如布衣時受一飯之恩必思報之人以是稱焉子萊志道萊別有傳

趙大訥一名良勝字敬叔縣人周恭肅王元儼之十世孫也起家譯曹掾調泉州錄事大盜起寧都泉之無賴男子嘯衆應之遂謀來攻城大訥作柵以禦其衝盜爲引去遷興化錄事轉龍溪尹俗尙鬼壘石作祠以奉紫衣神黠民將爲姦利必牲犬以祭大訥投神江中移石以修孔子廟庭縣多山畚洞獠官稍侵之輒弄兵暴掠

至煩大將出屯經年不解大訥調御得其術服從如良民邑大姓怙勢殺人郡守受其財出之大訥抱案詣府歷指其姦守怒陰中以他罪大訥略無所懼改永春以丁父憂去復改侯官未終喪不赴俄遷永嘉永嘉計口賦鹽民以為病大訥建請令富商轉售之瑞安猾吏偽為官書誣平民盜販民自殺者三人府下大訥訊之大訥徙之臨汀州城枕大江水梟岸善崩大訥列植巨木先以萁芒殺浪勢然後實土以石蟄之岸凡數千尺得不壞除溫台等處海運千戶遭母喪改知永新州州民

素豪勢出守吏上聞大訥至皆畏服不敢吐氣民以死狀聞官去按之卒吏于餘人從行民皆逃匿數里無煙火大訥與一二吏出田里晏然鵠湖羅陂皆羣盜淵藪時出為過客患大訥用奇計翦其渠魁餘黨奔散鄉飲酒之禮久廢大訥講而行之賓主就位獻酬有節揖拜有容觀者歎悅在官二年告老解印綬而歸時至正八年夏六月也大訥性剛直不憚大吏屢與劇縣皆有能聲卒胥無敢出鄉宿猾元豪亦相告遠遁數平反冤獄民為列生祠或以事如遠鄉父老攜子弟聚觀曰此趙

侯也其爲人愛慕如此大訥同時有金德潤君澤者亦
縣人繇湖南廉訪使掾歷官至嘉興推官亦以政事稱
其果毅有爲議者謂不如大訥云

贊曰丈夫之以功業自見者豈必藉祖父之勢哉藉祖
父之勢而成者世豈無之終不足謂之丈夫必也奮自
布衣卓然有立小或作州牧大或聞國政使德澤簡在
人心聲聞流於後世然後始無媿於斯名善矣哉吳趙
之爲何其近是耶雖然均名爲人均生是邦均食粟衣
帛顧有能有不能焉稍知自勵者可以惕然而省矣

浦陽人物記卷上

子孟子之中又莫如養氣好辨等章嗚呼濂之所言者
略爾以其所言推其所不言蓋可知矣人能致力於斯
得之深者固與天地相始終得其淺者亦能震盪翕張
與諸子較所長於一世雖然此特論爲文之體然耳若
原其本則未也其本者何也天地之閒至大至剛而吾
藉之以生者非氣也耶必能養之而後道明道明而後
氣充氣充而後文雄文雄而後追配乎聖經不若是不
足謂之文也何也文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文不繫道不
作焉可也苟繫於道則萬世在前不謂其久吾不言焉

言則與之合也萬世在後不謂其遠吾不言焉言則與
之合也是故無小無大無外無內無古無今非文不足
以宣非文不足以行非文不足以傳其可以無本而致
之哉浦陽雖小邑自宋以來以文知名者甚衆大抵據
經爲本有足貴者故濂悉傳其人而僭誦所聞於其首
作文學篇第四

干房縣人其先自河內來遷父暲有學行尤長于文辭
會五季之亂抗志不仕以布衣終後以房貴贈大理寺
丞房爲文有父風而精簡過之遠邇學徒咸從之游中

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尙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
南京畱守司兄立璧皆舉進士於鄉弟清穆去爲浮屠
亦以文鳴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
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旁引曲證各歷
誦全文一字不遺八號爲雙璧初世封善屬文頃刻數
千言縱橫變通無不如意自以爲所向無敵及同正封
見歐陽脩脩不然之世封慚脩因授以爲文之道世封
之學於是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四十卷正封著春秋
三傳是非說二十卷正封善正書酷類顏真卿世多傳

之有方蒙者嘗受學世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
七星集云

贊曰于房論文有曰陽開陰闔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
妙若神何其言之善也蓋文主於變變而無迹之可尋
則神矣司馬遷班固韓愈之徒號爲文章家其果能易
此言哉宜其三世以文名也濂竊慕之歷求其文而不
可多得近過左溪山見房之子正封所書碑字勢雄拔
如蛟螭虎豹盤拏後先慨然想見其爲人登高遐望精
神爲之飛動嗚呼數百載之下能令人思之不置者必

有以也夫

朱臨其先家吳興五季避亂遷浦陽臨少穎悟從安定胡瑗游瑗以明體適用之學教東南人士或治經或治事各有條法長樂劉彝授周禮又兼習水利臨乃授春秋瑗嘗著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爲精臨晚年好唐陸淳學淳之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遂總其說爲纂例辨疑二書臨謂孔子沒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書之右者雖董仲舒爲兩漢通經第一然猶拘於穀梁不克別白餘可知也其所學蓋卓

卓有所見如此臨初以丞相呂公著薦八官歷宣德郎守光祿寺丞以著作佐郎致仕後以子貴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他詩文又別有集藏於家贊曰天聖慶歷閒縣之能文章者惟于房父子爲盛優於經學則臨一人而已臨之所傳有淵源意其所著必有大異人者今皆亡之惜哉濂幼時尙見臨所受嘉祐告身於吳明孫家明孫蓋朱氏外孫其亡亦已久今又不知何如也斯文存亡尙往往類是豈沈酣聲利者爲可恆也哉

錢通字德循縣之通化人世隱於農通自少彊敏記問過人中熙寧九年進士第調洪州推官守將王韶繇樞府出威重異常他僚屬不敢仰視會有疑獄通正色爭辨至怒罵不少奪後卒如通議轉信州歷常真二州燕衛王宮三教授通判越州吏挾守爲姦雷難訟者常百數通攝府事纔二日獄爲一空及後爲守姦吏望風遁去除較書郎徽宗立擢殿中侍御史中丞豐稷論其回邪不可以任風憲不報稷復言必用通則願罷臣乃改提舉湖北常平夔峽轉運判官通興利除害發擿姦伏

風采凜然人畏之如神明崇寧元年召爲都官員外郎復執法殿中劾曾布援元祐姦黨擠紹聖忠賢布去遷侍御史閱兩月進中丞首乞治元符末大臣乞復孟后而廢劉后事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遂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昭告宗廟天下莫不知哲宗上賓太后聽政當國大臣盡變亂紹聖之事以逞私欲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踈逖小臣詣闕上書忠義激切則天下公議從可知

通鑑人物言卷下
矣今朝廷既已貶削忠彥等及追禡大正誤恩則元祐
皇后義非所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
夫在先朝則曰廢后今日則謂之元祐皇后於名爲不
正先朝廢而陛下復於事爲不順考之典禮則古昔所
無稽之本朝則故實未有詢之師言則大以爲不然況
既爲先朝所廢則宗廟祭告歲時薦饗人事有嫌疑之
迹神靈萌厭獸之心萬世之後配祔將安所施宜早正
厥事斷以大義無牽於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明日
又言典禮所在實朝廷治亂之所係雖人主之尊不得

而擅又況區區臣下敢輕變易者哉元祐皇后得罪先
朝廢處瑤華制詔一頒天下無閒然者矣竝后匹嫡春
秋譏之豈宜明盛之朝而循衰世非禮之事於是尙書
右僕射京門下侍郎將中書侍郎益尙書左丞挺之右
丞商英言元祐皇后再復位號考之典禮將來宗廟不
可從享陵寢不可配祔揆諸禮制皆所未安請如紹聖
三年九月詔旨后繇是復廢適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
正乃冊爲崇恩太后適章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
馮澥也其書以爲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

順陛下無立嫂之禮要之始終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雖已遂之事難復之失然感悟追正何有不可解繇是得召對除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適助成其議會籍元祐黨適以爲多漏略給事中劉達駁之左轉戶部侍郎二年遷工部尚書兼侍讀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穎昌府未行言者疏其罪黜知滁州四年徙宣州五年稍復直學士召還工部舉馮澥自代謂澥趣操端勁古人與稽嘗建明典禮忠義凜凜薦紳歎服言者又疏其罪以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又奪待制

久之除集賢殿脩撰知越州卽提舉江州太平觀大觀二年會行八寶赦復脩撰俄除顯謨閣待制以疾請致仕四年起爲顯謨閣直學士政和三年改述古殿皆領宮祠適家居十餘年無益之事不爲惟築三大湖以利鄉民民深德之宣和三年方臘陷婺適走蘭谿靈泉寺爲盜所刺年七十二盜平州以聞有旨贈五官至太中大夫與遺表致仕恩澤賜銀絹三百匹兩適無所不學晚尤深於歷書爲文章明白簡切自成一家學者從之多爲名儒所著有遺文八十卷藏於家子楚材楚翁皆

承事郎孫億年字伯壽宣和七年以祖廢入官乾道二
年以右朝請大夫致仕五年落致仕除利路提點刑獄
不果上淳熙十一年轉朝議大夫卒有詩號雲巢集云
贊曰四朝史有云瑤華失位而復也太母實詔之姑有
還婦之文母有改子之道播之天下合於至公誠哉是
言也適在當時孰謂其不知此理耶其意蓋有所循焉
爾執禮銘適之墓歎其剛方少圓死生負謗其厚於揚
善者哉

何敏中字元功世家太末其遠祖延壽始來遷浦陽敏

中自少學易恐飲酒廢事終其身弗御與梅執禮交甚
洽每有疑難相與論定之郡縣察其賢將以八行及遺
逸薦辭敏中素仁厚游太學時同舍生方位卒敏中鬻
行橐持其喪歸鄰州寇起將壓境敏中攜家避山中比
鄰從者以百數道遇擁刃來者衆相顧泣且死敏中出
告其酋酋大呼曰此浦江何公也吾昔爲尉所縛藉公
一言而免是嘗有恩於我者不可害不可害卽命兵護
出之

朱有聞字子益縣人幼孤長能刻苦爲學夏不避蚊冬

不擁爐久之悉通諸家書作文尙質實有理致好飲酒
視富貴無所屈縣令丞而下欲見之不能得同郡呂祖
謙名重一時知其有守而多聞訪之逆旅中再以書速
之止修報謝亦竟不行祖謙愈重焉淳熙十六年卒年
六十五子羣字穎叔游太學有聲中紹熙四年進士第
贊曰揚雄有言曰君子純終領蠶迪檢押如敏中有
聞二人是已議者以立傳之法必關大勸懲則書若二
人者陸陸爾庸庸爾何必累簡編哉濂曰不然世之人
培克自恣剝膚及髓苟臨患難人將甘心焉如盜感敏

中之恩庇百人而不殺者有之乎奔走州邑奴事上官
望塵亟拜掃門求通唯恐不能一見如縣令丞欲謁有
聞而不可得者又有之乎時非三代人有小善必取會
謂二人之行而可遺之乎激而書之知者當識之也
倪朴字文卿唐戶部侍郎若水之後也若水居恆州唐
末之亂子孫南遷江浙閒五代時有名盈者又自吳興
遷浦陽之石陵世爲農至朴曾祖展始以貴雄於鄉初
衢婺嘗輸丁身錢相傳仁宗時永康胡則爲奏免崇寧
閒欲復算之適部使者行郡展持則像拜使者於馬前

歷訴其非便使者上其事復獲免祖子從性好施田旱
及半悉捐與種家然又多奇謀建炎初山賊作亂遠近
震動縣令丞揖子從問計子從爲之籌畫使其子統民
兵爲前導賊皆敗走民兵別部有貪功擒至百餘人者
縣令例縛之將斬以徇子從聞之急白令曰此輩豈皆
賊哉不如勿殺使自新賊不足定也令悟足地曰微公
言幾敗吾事悉縱之事果帖帖朴豪雋不羈喜舞劍談
兵恥爲無用之學必欲見之於事功紹興間聞廟堂謀
遣將掃清河洛喜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

矣乃草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
風鄭伯熊見之連吐舌曰男子男子雖以無階不得上
進而朴志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用兵者
所當知乃徧考羣書成輿地會元志四十卷又合古今
夷夏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
守猶幸一用其能晚雖知不用復著鑑轍錄五卷以痛
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朴好使氣與人多
不合年四十七尙未娶當時人亦鮮有知朴者獨永康
陳亮敬焉淳熙中與知縣趙汝鉞有隙鄉人樓益恭遂

以豪俠中之徙家筠州會赦東歸朴於書過眼不再覽
辨駁甚精嘗言吳越受梁封爵未嘗稱帝其改元寶大
實當梁亡之後且取觀音院鍾刻爲證以破五代史之
疑論者服之朴之友吳克己字復之縣之鶴塘人窮經
博古尤邃於易旁通釋氏書多有著述朴嘗評其文汪
洋恢怪如崩崖翻浪使人畏且驚又翫之而不忍去竟
不知爲何等語蓋克己多談內典故朴頗譏之

贊曰宋自宣和之後國勢不振金人乘釁長驅而入破
陷太原侵軼真定攻擣汴京以致天子蒙塵生民暴骨
當時臣僚謂宜枕戈待旦不共戴天以洗刷國恥以克
復土疆乃復割地議和頓首請命忠義之士雖欲有爲
每擯斥不用卒致淪亡而莫之救哀哉朴以一布衣之
微非有爵號之榮祿賜之厚乃能赤心憂國吐其耿耿
直欲叩帝闈上之雖其書不能進其視賈廷佐之二疏
陳亮之三書俊快明烈照耀後先如朴者豈非人傑也
哉使朝廷用之未必不能立奇勲奈何姦惡秉軸有志
之士不獲洩其忠憤之氣推是言之亦不獨人謀之不
減也嗚呼王業終至偏安父讎終至不報必當有任是

責者幸朴書猶存百世之下非惟使英雄灑淚肉食者聞之亦或知勸哉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其先出唐元英處士千干曾孫傳字輔卿始自睦來遷浦陽仙華山傳生招招生文遇文遇生資字逢原中嘉祐八年進士第歷官知真州未上卒贈紫金光祿大夫資生揚遠字遐舉疏雋慷慨以文章震耀一時亦中元祐三年進士第以吏部侍郎出爲河北轉運使有能名上屢降詔寵諭之歿贈太中大夫揚遠至鳳凡七世鳳有異材常出游杭都盡交海內

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竒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閣門舍人王斌家教其二子大小登斌與丞相陳宐中爲親舅弟鳳因得見宐中三以策告宐中雖不能聽將奏補爲初品官旣而宐中走海南事遂寢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鳳自是無仕志益肆爲汗漫游北出金陵京口南過東甌海上類皆悼天塹不守翠華無從顧盼徘徊老淚如霰一日復游杭有人自海上來見鳳伏地泣起相抱持鳳問故則曰子大登也自從陳丞相乞師南海不得還遂爲暹國臣暹

蓋古者文單盤越屬國泛大海至泉南始達岸今爲其
奉使上國重過丞相故府無一人一馬可識不意復得
見先生也言訖泣下鳳亦泣因欲俱行人勸止之鳳善
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於咏歌音調淒涼深於古
今之感臨沒猶屬其子樛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宋
季文弊鳳頗厭之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眞實中正方可
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已而言果驗性
不喜佛老讀唐傳奕傳壯其爲人自撫奕後闕異教者
數十事以擬高識篇題之曰正人心書尙未完他所著

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彙樛字壽父亦精於詩無愧於

鳳云

贊曰世言杜甫一飯不忘君今考其詩信然鳳雖至老
但語及勝國事必仰視霄漢淒然泣下故其詩亦危苦
悲傷其殆有得於甫者非耶鳳嘗與閩人謝翺括人吳
思齊爲友思齊則陳亮外曾孫翺則文天祥客也皆工
詩皆客浦陽浦陽之詩爲之一變思齊以父任入官爲
嘉興丞宋亡麻衣繩履退隱深山中翺雖布衣尤忠憤
鬱鬱或被髮狂行嘯於野或登釣臺慟哭以酹天祥

醉已復作楚歌以招其魂皆可謂氣節不羣之士而獨與鳳善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黃景昌字清遠一字明遠縣之靈泉人其先與太史公庭堅同所自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翺游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書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據經爲斷各采其長有不合者痛辭闕之不少恕作春秋舉傳論巴川陽恪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景昌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

子後其言當不誣作周正如傳考建安蔡沈集衆說爲書傳世無敢議其非景昌獨疏其倍師說者數十百條作蔡氏傳正誤古今詩體製雖相襲而音節則殊近代以此名家者亦罕知其說景昌以古人論詩主於聲今人論詩主於辭聲則動合律呂可以被之金石管絃辭則文而已矣乃集漢魏以來諸詩各論其時代而甄別之作古詩考景昌善持論出入經史衮衮不窮如議法之吏反覆推鞫其人辭不服不止故其所言皆綽有理致他著述尙多不能備陳景昌年旣耄猶執筆刪述不

已或勸其休景昌曰吾豈不知老之宜佚哉恐一旦卽
死無以藉手見古人耳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閒古調辭
九章賓客至輒揭甕取酒共飲酒酣取辭歌之以筴擊
几爲節音韻激烈聞者自失不知世上有貴富也景昌
事親孝親沒哀泣至終喪遇孤姊甚戀戀懷鄉人有恩
重紀至元二年卒年七十六

贊曰縣之立言之士名不著者三人宋元祐紹聖閒有
朱恮者師黃山薛大觀大觀得平陽孫復春秋之學恮
悉傳之嘗著春秋羣疑辨若干卷宋季有蔡慶宗光遠

者以春秋舉於鄉後以恩補官至武進丞亦著春秋集
解若干卷有陳訥升之者通周易得先儒未發之祕亦
著河圖易象本義八卷今皆散佚無存或僅存人亦鮮
知之者竊意事功之實行難亡語言之空文易泯故致
是爾然則世之傳者亦何往而非空文哉必繫其學之
醇疵醇則習之者多疵則傳之者少也嗚呼信如是說
古之荒誕不經之文縱橫捭闔之術可謂極疵矣至今
熟在人口者又何其多耶是蓋有不可曉者意亦有幸
不幸存焉幸不幸天也天則非人之所知矣雖然人衆

者勝天文之得傳與否實繫乎後之人天何預哉今觀景昌所著之書亦將散佚無存矣濂爲此愍故得而備論之

柳貫字道傳其先居河東宋建炎中七世祖鑄始從趙鼎自解遷杭鑄子森又自杭遷浦陽烏蜀山父金字時馨擢咸淳三年右科進士第爲高郵令宋季城寶山民倡亂火金所居官同金捕斬之金惻然曰此豈其本心哉第爲饑寒所驅爾乃白戮其魁餘悉縱不問衆感金造室廬還之道傳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受經於蘭谿金

履祥學文於方鳳吳思齊謝翱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歷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作爲文章涵肆演迤春容紆餘人多傳誦之大德四年道傳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爲江山縣學教諭遷昌國州學正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延祐六年改國子助教陞博士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後多知名擢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竝舉遇有所設施必俟道傳論定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道傳毅然却之有神降於洛長吏列上禮部乞加封號道傳

謂神姦鼓民不治將亂宜下所部禁之禮部如其言沅州貢包茅輕舟易溺道傳請附他貢物以輸監察御史馬祖常薦其材可任風憲章再上不報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新龍興郡庠復東湖書院侵田聘名儒爲學者師士風大振它書院未籍於官者亡慮數十舊設主領以司出內多行貨求檄至則乾沒爲姦道傳禁勿設分隸學官吏循舊比以例卷進歲爲米八十石道傳斥去之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人省憲二府檄道傳訊其獄鉤擿隱伏所平反甚衆至正

元年召爲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到官僅七閱月以疾卒年七十三館閣之士多至灑泣者道傳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卽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遽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弟實出爲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已任人有一善諄諄稱舉惟恐不聞天歷以來與崇仁虞集豐城揭傒斯義烏黃潛齊名天下人高之號之曰四先生善楷法工篆籀妙處不讓李陽冰兼能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贗所著書

有文集二十卷別集二十卷字系二卷近思錄廣輯三
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子占同因孫穎穆穎以廕入
官調永豐尉

贊曰浦江壤地雖不越一百里仙華山拔地而起奇形
侷觀如旌旗如寶蓮華如鐵馬臨關而大江之水又如
白虹蜿蜒斜絡乎其前實天地閒秀絕之地也故人生
其中多以文學知名雖去家他縣者子孫亦以文顯如
黃侍講晉卿其先亦縣人至名琳者始遷烏傷琳之先
墓今猶在仙華山南豈堪輿家風氣之說實有所憑耶

抑適然也

吳萊字立夫年四歲其母盛氏口授孝經論語及穀梁
傳隨能成誦七歲能賦詩族父幼敏家素多書立夫每
私取讀之幼敏從旁竊窺乃班固漢書也指谷永杜鄴
傳謂曰汝竊觀吾家書能誦此當貸汝罰立夫琅然誦
之至終篇不遺一字幼敏以爲偶熟此爾三易他編皆
如初因盡出所有書使讀之方鳳時寓幼敏家見而歎
曰明敏如吳萊雖汝南應世叔不是過也悉以其學授
焉立夫自是該貫古今無所不考年未冠以朝廷有事

倭夷撰論倭千七百言議論俊爽識者謂有秦漢風延祐七年年二十四以春秋舉上禮部尋以所言不合於有司退歸松山中益窮諸經之說用功既深所造愈精閒有論著絕出於庸常數等翻閱子書百餘家辨其正邪駁其僞真援據皆的切可傳四方學者一時多師之重紀至元三年監察御史許紹祖以茂材薦署饒州路長蘄書院山長未行卒年四十四初立夫好遠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鬥之地輒慷慨高歌呼酒自慰頗謂有司馬子長遺風及

還江南復游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見曉日初出海波盡紅瞪然長視思欲起安期羨門而與之游由是襟懷益踈朗文章益雄宕有奇氣嘗謂人曰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精識絕倫自秦漢至於近代但舉隻簡片削必能別其爲何代人作或怪而問之曰辭氣音調世有不同人自不深察耳工詩賦尤喜論文嘗言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舉眼之頃千變萬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

起及其欲止什自歸什伍自歸伍元不曾亂聞者服之
晚自號曰深裏山道人因稱之曰深裏先生所著書
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
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
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詩文六十卷他如詩
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考誤未完子士謬士謚士謬
金華縣學教諭

贊曰濂嘗受學於立夫問其作文之法則謂有篇聯欲
其脈絡貫通有段聯欲其奇耦迭生有句聯欲其長短
合節有字聯欲其賓主對待又問其作賦之法則謂有
音法欲其倡和闐闐有韻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欲
其呼吸相應有章法欲其布置謹嚴總而言之皆不越
生承還三者而已然而辭有不齊體亦不一須必隨其
類而附之不使玉瓚與瓦缶竝陳斯爲得之此又在乎
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顧言猶在耳而恨學之
未能因志諸傳末以謹其傳焉

貞節篇

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釋之者曰有非非婦人也

有善亦非婦人也惟議夫酒食而已蓋婦人之行不出
閨門在無事之時尚不欲以善自聞况當哀苦之餘稱
之曰未亡人而顧以是自銜歟君子之論每欲先之而
不敢後者豈非憫其志之確而不少變歟抑將假是以
勵其不能者歟世之材士大夫習俎豆攻詩書坐而堯
言行而舜趨其自負誠不在古人後一旦受人家國之
寄輒懷二心者有之矣况區區一女子所事不過織紵
中饋之間反能守死自誓如秋霜烈日不可狎玩又可
得而少之歟是故楚之貞姬梁之高行漢之桓嫠皆登

於彤管之書者殆以是歟雖然貞節之昭風俗之偷也
使當比屋可封之時果孰名其為貞婦貞婦之得名蓋
以世之不貞者衆也濂父豈得不為衰俗一嘅也歟浦
陽舊志無及貞節之事者濂今得二人焉作貞節篇第

五

何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善讀書鼓琴年十九歸縣
人凌楠歸一年而楠亡遺腹產一子曰堅道融誓不再
適惟晝夜教堅以學俾從陳亮游及堅能與薦書以姓
名自見於諸君子聞喜曰吾之不死待汝者欲持以見

汝父於地下耳汝益勉之堅後以學聞紹熙元年卒年五十一

倪宐弟縣之興賢人年二十為同里戴銘妻三十而銘亡生二子泳洽甚幼銘家故貧宐弟上無所依下無所託米鹽日以不給乃飲泣就絲枲夜分燈屢涸猶絜絜在機杼閒歷三十年始能葬舅姑父母及夫之喪教其子成人又二十有一年乃終至洽中部使者行縣鄉老白宐弟之行當得旌門閭使者命縣上其事會有沮之者不行

贊曰婦人以貞節名謂之不幸而尙欲徼旌寵乎旌寵朝廷事也

浦陽人物記卷下

先朱氏亦不宜以會稽之人參於浦陽善附之臣入於名節厯辭幻學之流儕於士類謝氏取舍謹嚴雖或差強人意亦不宜引枝蔓浮辭而於事實反多遺闕於是潛精積思稽采史傳旁求諸儒之所記錄上下數百年閒一善不遺先之以忠義孝友次之以政事文學貞節合二十九人區分類聚勒成一家之言號之曰人物記其文奮迅而感慨微婉而精深有類歐陽文忠公五代史記之作非抱良史材者能之乎蓋景濂氏自幼以絕人之資無書不讀比其長也又得柳待制道傳黃侍講

晉卿吳山長立夫三先生爲之師故其撰述往往華執熒熒如此嗟夫浦陽之爲縣不改於前而昔之人物若希闊寂寥今則昭著赫奕與通都大邑相抗者庸非景濂氏振厲之功歟向使景濂氏不亟爲之更歷百餘年顯者固若無害而弗顯者不隨世而磨滅幾希矣或者則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且然況鄉之先達乎景濂氏之作善則善矣而微寘品評於其閒無乃不可乎曰非是之謂也文之所貴者在據事直言而是非善惡自見今景濂氏所述况又多紀善之辭吾見其扶植綱

常者至矣何名爲品評哉濤也不敏嘗與景濂氏師事
三先生竊有同門之好頗獲窺其述作之意故敢忘鄙
陋而序之末簡且以解或者之疑焉景濂氏名濂其先
居京兆宋憲自唐武德中移吳興十四傳至榮字體仁
周廣順中又移義烏之根溪榮之子甫甫之子訓訓之
子帳帳之子祥祥之子阜阜之子侃侃之子柏宋嘉定
初又移金華之潛溪距根溪蓋三里柏之子溥惠溥惠
之子守富守富之子朝朝之子卽景濂氏也國朝至正
十年三月又移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山去孝門橋不

百步稱人之善必當本其家世故復疏此以附見云至
正十年八月旣望經筵簡討權參贊官浦江鄭濤書於
京師湛露坊中

浦陽人物記後序

浦陽人物記一書監縣廉侯到官之初年始請縣人宋景濂氏撰成之記凡二卷分爲五類合二十有九人廉侯將刻梓以傳而俾良爲之序良竊以爲置書之原則翰林承旨歐陽公旣言之矣而作者之意則經筵簡討鄭君又言之矣將復何所云哉雖然是縣人物之盛其有繫於山川之所鍾者或未之及良安得忘言耶嗚呼浦陽於婺爲小縣其土地僅百里人民不數萬無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之貴無南金珠璣瑁犀象之珍

無橘柚竹箭及他草木之殊異顧獨於人物之生不一而足其以忠孝貞節著者有之其以政事文學顯者有之層見疊出彬彬乎其盛是果何爲而然哉蓋山川之氣大則鍾而爲人小則發而爲貨寶動植之類所產者大則於其小者畜矣郴州多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與夫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則未見其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交州多南金珠璣瑋犀象與夫草木之殊異則亦罕鍾乎其人是又以其所產者小而於其大者有或畜也嗚呼亦孰若吾浦陽之錫其大者哉然世之人於

其小者則往往知愛而夸張之至其大者則未有能宏搜廣輯以著其盛以故浦陽之文獻或不能勝夫柳交二州之所鍾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羅廢墜抉剔幽隱譔成乎此書使夫一縣之內數百年之閒忠君孝父之則施政爲學之方以及女婦之範模莫不粲然具備交見乎吾前其視彼之區區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見浦陽之爲縣將自是而出色矣雖然非廉侯之汲汲於表章文獻是哉廉侯名阿年八哈爲政未幾德化大行益詩之所謂愷悌君子者至正十年戴良

撰

浦陽人物記後序
重刊

重刻浦陽人物記後序

元至正元年監縣廉侯阿年八哈來蒞浦陽興廢畢墜
有古循吏風到縣未幾卽奉幣請縣人宋公景濂氏撰
浦陽人物記二卷鈔梓行世以訓厲邑之人於時公始
自金華來遷縣之青蘿山與麟溪鄭氏比鄰講道蓄德
却翰林之聘隱然聲望動海內其爲記也本春秋褒貶
之旨暢馬班雄瑋之辭上稽正史旁採縣經下搜各家
譜乘誌銘之作竝其當身游歷所稔聞確見者去取嚴
而論斷核其志將以廉頑立懦寬鄙敦薄使讀是書者

百世之下猶將油然興起也今相去已四百餘年吾浦
人物宛如晤對一堂其爲精神志氣苗髮畢露又如親
覓景濂氏上下可隲不激不阿藉一邑之掌故周舉夫
物性民彝之大與宇宙相嬗於不窮非良史材而能及
是乎浦陽固浙東小邑壤地不逾百里昔賢稱其山川
秀鬱風俗淳龐發而爲人物自宜昭彰若是然非公不
能成斯記非廉侯心存乎文獻道切乎勸褒又不能請
公以成斯記是固吾浦立縣以來所一日不可少之書
也其書板刻既毀撰志者往往離其傳文削其序贊析

而載之竊謂宋公文法首尾脉絡交相融貫是故傳所
不能備者序以先之序所不能盡者贊以發之抑揚唱
歎幾於一字不可增損且別自成書門弟子不編入潛
溪集中尤不可使別無完本前邑侯吳公應台曾全錄
於志書而近志則又多刪易非其舊矣家兄戴襟三氏
瀛三氏懼其久而將遂不存也手鈔是編商之長塘鮑
以文氏重校梓以傳庶幾前賢遺蹟復覩其全且觀於
人物之偉可以知作人之法觀於宋記之精可以知作
文之法觀於廉侯之舉可以知作縣之法一舉而三善

備焉則豈特一邑之書已哉將綱常名教之重所賴以維持於是乎不淺也昔廉侯既鑄此記竝剏立五賢祠而請先祖九靈山公爲贊五通刻置祠壁五賢者陳公太竭梅公溶梅公執禮王公萬柳公貫其事皆在記中其贊文存九靈遺集蓋同時之作實與斯記精光相頡頏也人物記後又附錄宋進士題名一篇邑志謂其未備因採他書增入自嘉祐五年至咸淳十年進士共三十九人然遺漏仍所不免如吾宗戴氏聚族浦陽山北宋雍熙中有諱紹字志遠者景德中有諱繼字紹宗者

皆以進士授承事郎紹興中有諱堯民字世遠者由進士授迪功郎三人皆宋時進士著於前明譜牒而錄皆不載蓋缺軼多矣題名旣非舊本亦不復補列云乾隆壬子秋七月浦陽後學戴殿泗謹撰

